



左中美

村外沉静的剑湖一样，穿过村中、流入剑湖的格美江是亿万年前便有的，是剑湖的第三条入湖河流，比它更大的两条分别名为永丰河、金龙河。发源于桑岭村所倚的东山脚下龙潭，流程并不长的格美江，它甚至没有出现在剑川地图上。这样的一条河流为何以江为名，其间的缘由久远得无法考据。人们所知道的是，这江一年四季清澈见底，潺潺流经村庄和它身外的广阔田野，滋养出土地年复一年的收获，哺育出村庄岁岁不息的烟火。有离乡在外大半生的人从繁华的省城退休回来，回到这片最初的衣胞之地，手机微信里取的昵称，还叫作“格美江”。

格美江畔，“中国传统村落”桑岭村是千多年前就有的，倚着东山，守着格美江和村下碧波粼粼的剑湖。在剑湖的南岸，二十年前发掘出的两处文明遗址，为这片土地留存下独属于它的历史。一处是象鼻洞旧石器遗址。旧时，遗址所在地是一片堰塞湖，有古先人生产生活于湖边。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石核、石片……遗址出土的众多石制工具，有若粗糙的简笔画，勾勒出近万年前先人们在此生活的模糊轮廓。另一处是海门口古文明遗址，这时候，时间来到了五千三百多年前，大片滨湖而建的干栏式房屋遗址，一同出土的木制勺、杵、刀、铲、耜、楔子等众多生活用具，以及纹饰的土陶器皿，影现出先民们临水而居、绕湖耕作的渔耕生活情景。在遗址的上面，人们在时间的长河里将生活以及文明的图幅像剑湖的波纹那样一圈一圈地扩开，繁衍成一座又一座的村庄，再将最大的村庄繁衍成湖岸上最初的城池，成为今天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剑川古城的核心。

古村桑岭就在城边上，离城不过5公里，进可享城市之便利，退可守村居之宁静。映着剑湖的波光，伴着格美江的清音，“桑岭”，这承载久远的名字，让人遥想曾经长满碧绿桑树的山岭——春夏之际，家家户户的蚕宝宝啮食桑叶的声音嘈嘈窃窃，有如静夜里隐隐的雨声，由远及近，又由近而远。

秋光清盈，走在村中的石板路上，想象中岭上的桑树远远幻化成依稀的画面，未曾谋面的蚕丝编织成古村日月的经纬。穿村而过的茶马古道上，最初的那块石板已历经千年的风雨。在时间的深处，南来的马帮过了古道重镇沙溪，向北行二十余公里到达剑川古城，若是不入城，便城外的村庄继续向北而去，走向更远的远方。村中古道旁有古井“甘龙水”，井中的幽幽清泉曾映照过无数赶马人的面影，边上不远有饮马池，两边井口斜斜而下，方便马匹饮水。千年之后，马帮远去，古井和饮马池的边上用石栏围了起来。栏外的石板路上，春天落花，秋天落叶，平日里跑过欢笑跳跃的孩子和劳作出进的人们。不时

茶马古道(外一首)

罗如瀚

莽莽红土高原
大大小小的路
淹没在山水云雨间

茶马古道
藏在白云深处
也藏在岁月深处

高原四季，江河奔流
石板路上浅浅的蹄痕
盛满马帮传奇

南方有嘉木
一片树叶的故事
大地一样古老

每一年的新芽
都是一千页
春天的序言

柿

小小的柿子
尾随渐行渐远的秋色
打着灯笼缓缓登场
仿如回乡之歌的音符
轻轻呼唤游子的乳名

风抚过，露润泽
满肚子甜柔的心事
把小脸颊羞得通红

挽留不住的叶子
在原野散了
柿子小小的灯笼
弯弯的灯路
照着化不开的乡愁

山那边(外一首)

张治鑫

从地图上看，是一条
隆起一毫米的弧线
乌蒙山那边，云如彩纱
裹着暖光，冬天的风
软得不会刺入骨头
寒潮在高空盘旋
始终没能越过山尖
一年又一年
冬天，被冰封住的
只有脚下的路
我在山这边
轻触落在指尖的霜雪
倒数着，来年的日子

院子里的星星

我喜欢躺在地上
等星星，从黑夜中醒来
巷子深处的土狗，总爱
仰头，咬住最亮的一颗
北斗七星将密码藏进
写给夜空的诗行
流水驮着月光，节奏舒缓
一声狗吠划破天幕
矮旧的老屋，悄悄挺直脊梁
泥土里的梦，在夜色里沸腾
我凝视星空，与她窃窃私语
交换着，成长的秘密

行走大理(外一首)

湖冰

风在苍山的两侧均匀呼吸
我藏在洱海的背后
偷看白云
客栈的酒香
醺醉了远方迁徙的鸟
在浪滚苍苍的海边
或走或坐
我在青瓦白墙斗拱重檐的身前
静观落日
天幕中正在上演街坊巷陌
风花雪月的场景
在隧道灯光的映衬下
江河渐入梦

在巍山

在昆师傅饭店的灯火中排完队
苏老三一古面在南诏国早已打了烊
星拱楼牵引的北街恰似人间
如果某一天你遗忘了故事的情节
趁着四季的某个夜晚
就去北街走一走
不要害怕回头
风照常从衣袖拂过
平淡的日子
是缝补记忆的皎洁时光
老去的日子无需重新排版
在巍山住一宿
你就完成了一生的穿越

长征的印记

和丽琼

一个下雨天，我追寻一种红色，
它留下的印记如今依旧清晰鲜艳。在丽江城西约30公里处的雄古村，红色的印记就在那里。

在细雨中，我停驻在一栋老建筑前，这栋建筑建于明末清初，曾是马帮和客商住宿的地方。老建筑门口插着红旗，红旗的艳与房屋的陈旧抢夺着我的视线，我一会儿凝视飘扬的红旗，一会儿又将目光落在黑色的木板与斑驳的墙壁上。

一口老井，静默地嵌在这栋建筑里，仿佛它被时光冻结。在我的常识里，老井深邃，水应该清甜的，而这个院中的井水却以“臭”闻名。井被当地人称为“臭水井”，是一口硫磺泉水井。在过去，雄古村民每到立夏时节，便带着食物来到臭水井旁做饭、洗澡。硫磺井水洗去人们身上的污垢，治愈皮肤的伤口，因而，这口井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这口井也倒映出一些值得铭记的人的身影。1936年4月25日，对雄古村来说是个普通却又特殊的日子，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六军团两路红军在此汇合。从此，雄古村的天地有了不一样的意义，而在时光的流逝中，雄古村也有了另一个名字，人们叫它“红军村”——雄古村是红军长征北上中旬时，两路红军都经过的为数不多的地方之一。红军到此，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在停留的三天时间里，红军在村内设立了临时歇脚和补充粮草之地，为渡过金沙江做后勤准备。我面前的这栋建筑是当时的“红军临时医院”，伤员们在此治病疗伤。

我在一张黑白照片前驻足，历史的烟云从我脑中如金沙江水浩荡流过：1936年4月，1.8万名红军战士在丽江民众的帮助下，历时4天3夜，在石鼓、海洛塘、木取独、茨河、巨甸5个渡口顺利渡过金沙江。旧照片像一个时光的镜头，壮阔的景象在我眼前铺展，而我似乎也能触摸到那些历史的微光。照片中，院子两侧的竹竿晾衣架上挂晒着白布、风一吹，那些垂悬的白布就扬起帆来，像是船队远征。在最上层那间木屋门口，挂着的白色门帘上有红“十”字。门外的警卫员站得笔直，目光坚定地注视着前方。院中，一个伤员躺在担架上，军医正在给他清洗伤口、换药。右侧，

个纳西男人用双手压着担架使其更稳固，3个纳西妇女站在晾晒的白布旁，望着她们不熟悉的事物。

在另一张照片中，红军临时医院显得更为热闹，4个纳西男人在制作担架，5个纳西妇女在清洗、晾晒白布。两个红军抬着一个军用箱子正从台阶上走到院中。我用食指轻点照片，就像用指尖去触碰手机屏幕，照片里的人仿佛动起来了。他们走路的走姿，干活的干活，说说笑笑，就像是无数个日子里普通的一天。那画面，甚至让我忘了那时关乎生死存亡的烽火狼烟，忘了他们彼此间的语言是不相通的。但我相信，军民之间的语言、心流，是相通的。一方是来自天南地北的红军战士，一方是身居边疆的纳西族人民，因缘相聚在这个院落中，度过了3天和谐的时光，留下了难忘的时光印记。

院落里，一棵古树默默伫立着。我抚摸着它的纹路，每个沟壑与褶皱，都藏着一个故事，或许是某个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或许是某个晚上的滂沱大雨，又或许是一些来自远方的红军战士的指纹。它把故事刻进纹路里，变成烫金的诗词。它不说一句话，却已然传达时光的絮语，古树看似流离于生死之外，可本身就是百年晴风雨雪留下的岁月痕迹。

我走在老井守护的村庄里，红旗随处可见。细雨之中，整个雄古村笼罩在一层朦胧的光影里。村内街巷纵横，巷道狭窄而密集。我像一个过客，穿梭其中，出了老井所在的院落，往右拐入一条巷道，巷道的尽头叫“日月泉”，又叫“红军饮马池”。泉由“日泉”“月泉”组成，一个池呈长方形，另一个呈半圆形。陪同的老师介绍说，深夜从后方看，水面波光粼粼，就像是半个月亮掉在地上。老师继续说，这两个池子是村里极为重要的地方，红军经过时，村民在日月泉旁边架上大锅，为红军烧水做饭，清洗战马，给马饮水。纪律严明的红军也没有给当地百姓添麻烦，他们彬彬有礼，显示出极高的素养。

走在雄古村的街巷中，想到当时的红军也曾在这里走过、侧身过、交谈过，我心中顿时潮涌，生出一股敬畏之情。连接着日月泉，一条笔直的巷道向北延伸出去。这条巷道不一般，是村子里彬彬有礼，显示出极高的素养。

在村口，我回望着老井所在的地方。并还在老建筑里静默地等待着。雨依然在下，外衣和鞋潮湿了，我的心中却热情似火。雨丝模糊了我的双眼，远远望去，村庄笼罩在红色之中。我行走在来时的路上，那路循着时光的流向，早已变成一条红色之路。

我在红旗下安然长大、幸福生活的人。我没有见过战刀，没有听过炸弹的声音，没有骑过战马，更没有接触过死亡的血。岁月静好，因为有人曾负重前行。此刻，我站着的地方，当年，也曾有红军战士站立过、战斗过。在木屋内，我默默向那段峥嵘岁月、向那些可爱的人致敬。

再往前走，便到了弓弩坊与酿酒坊。弓弩较之铁器，显得不那么沉重、坚硬，但依然带着冷意。从冷兵器的气场出来，一头扎进酿酒坊，好似一名剑客从战场回来便去酒坊喝酒，好不惬意。雄古村的酿酒原料是野果、青稞、梨、桃，酒产量少，味道却极好。当年红军为了御寒及消毒伤口在这里购买了一些酒，店主主要免费赠予，红军战士严守纪律，执意留下银圆。

在雄古飘扬的红旗下，在紧密的巷道中，我寻找另一种时光。在这时光中，我遇到了红军，看见了长征留下的印记。总觉得红军“遥远”，其实他们离我们很近。时光流转，长征精神如今依旧在这片土地上传承。红色，作为丽江的一种底色，就在我们周围流淌。

在村口，我回望着老井所在的地方。并还在老建筑里静默地等待着。雨依然在下，外衣和鞋潮湿了，我的心中却热情似火。雨丝模糊了我的双眼，远远望去，村庄笼罩在红色之中。我行走在来时的路上，那路循着时光的流向，早已变成一条红色之路。

益谷

蒋惠云

益谷村的美，一半是精雕细琢的工
艺美，一半是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

漫步益谷村，干净整洁是“基础色”，一条柏油路成为村间主干道，宽阔洁净，一幢幢农家小别墅分列两旁，鳞次栉比。即使是低矮一些的房屋交错其间，也丝毫不显杂乱。洁白、乳白、黄色、土黄等自然色系为主的墙体掩映在绿植丛中，为这时节增添了丝丝凉意。偶有几家别墅色彩别致，沉稳的深红、雅致的深灰、澄澈的湖蓝，仿佛这些色系中又调和着一些灰色，点缀其间，不烈焰，不招摇，恰到好处。阳光下，各色的房屋在一派绿意葱茏间闪烁，辅以星星点点的紫藤、三角梅和不知名的各色花儿。一人、一牛、一狗走村道，或是各色小汽车驶过——这就是一幅活色生香的油画。

益谷村墙体上点缀着像鸟巢、像花骨朵、像荷叶的花盆，裸露在清风雨露中，看似很久没有人打理了，但盆内生命力顽强的植物多肉，仍然伸出来、张开嘴汲取天地精华，从容地生长着。村民栽花种树显然已经成了习惯，每家每户门口都有形态各异、大小不一、色彩纷呈的花盆，里面种着各种花卉，仙人掌、仙人球、绣球花、山乌龟、大丽花、蝴蝶兰等，还有好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花儿，点缀其间。我喜欢的是那些围墙上、栅栏间努力向上生长的藤类，开花的，没开花的，炽烈的，淡雅的，浓密的，清朗的，像一串串星子，像一条银河，欢欢喜喜地奔腾在一汪深绿、浅绿之间。

益谷村雕琢的美，因势象形，别具匠心。文化主题广场、清风亭、活动室、集贸市场，包括公厕，都是精心设计和打造的美，从建筑的形状、色彩、墙面、绿化，都能看得出村庄建设的用心之处。审美，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漫润，也是一种文明的无声传递。村里很多人家种植花卉为主，尤其是多肉，在网上销售得极好。我很喜欢与花有关的事业，种花，卖花，赏花，益谷就是这样一个浪漫的村子。

益谷村清丽脱俗的天然美也别具一格。农家小院内探出头来的未成熟的梨子，路边触手可及的红艳艳的桃子、黄澄澄的杏子、金灿灿的李子，沿着篱笆恣意生长的牵牛花、爬山虎、山乌龟，村间路旁若隐若现的各色野花，都是自然献给村庄的实惠，给人以磅礴的视觉冲击力的是民居间那些古树。是的，益谷村的古树不止一棵，古树与村庄融为一体，错落有致，把沧海桑田刻在年轮上，为这方土地增添了古老神秘的韵味。

益谷村的古树布局自然、点缀有意，或在院子里，或在小路旁，或在广场上。“点缀。”我这样说是因为益谷村的古树太让我惊奇了。我看到几家人的围墙间，有古树静立其间，主人留有一定空隙给它生长，古树倚墙而生，像悬崖上绝地生长的迎客松。益谷村民宁愿围墙被古树的盘根撑坏，也要留给它们一席之地。

益谷村的美，让我想到很多。在中国大地上，现代农村并不缺乏人工雕琢之美，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设计者都可以重塑自我审美的蓝图。然而，这

种同质化的乡村风格往往千篇一律，初看还有些新鲜感，时间长了，或是走的地方多了，就会感觉“乡村模板”都是依葫芦画瓢，到处都是一个样。去一千个村庄，仿佛只是在同一个“流水线”上徘徊，让人大失所望。如果乡村建设最终只是复制一个又一个“缩小雷同版”的“智慧城市”，那除了提升人居环境和解决功能性问题，乡村的独特审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

有人会说，解决乡村功能性问题，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已经很不得了，实用价值难道不比审美价值重要吗？这类想法没有问题，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精神需求是不断提升的。这种“不满足感”并非贪婪，它从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从某个层面上来说，这种审美需求就是“乡愁”——独特的乡村审美，独特的乡村记忆。

乡村记忆是乡村的个性，是乡村的味道和格调，它蛰伏在每个人的记忆里——童年记忆、青葱岁月，或是祖祖辈辈的回忆。对，我说的是每个人，无论乡村人还是城市人。

城市的乡愁，或许在老街，在古镇，在老剧院，老茶馆，或是那几家百年老店，那几处古老建筑。乡村人的乡愁，在青山绿水、古树炊烟间，在晨光熹微、清露滚落时，在黄牛归家、倦鸟归巢时，在阡陌交横、鸡鸣犬吠间……

乡村的“乡愁”，凝聚在一幅幅璞美的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图里，轮回于一年二十四节气交替的天地规律间，流转在乡音乡情里，如一粒粒珍珠，凝聚精华，自生光芒。